

## 今日方知我是我

□邵严妍

指尖与琴弦碰撞，迸发出一朵音符，于筝上，温婉地绽放。静谧被轻轻敲碎，明星似的，落了一地，落在脚旁，稍一扰动便化作烟尘飘入凡世。怎料想窗未关紧，竟飞入几只麻雀，叽叽喳喳指指点点：“你这弹的什么老土的曲子呀？”“什么审美啊？都2020年了，还在弹这些曲子！”“流行曲多好听呀！”……

沉默。我只觉一颗玻璃心无处安放。抬起，又放下。我承认，确有十分好听的流行曲，可秦筝，之所以叫秦筝，便是因为她起源于秦朝。这样一位从秦时走来的窈窕淑女，让她跳起现代的街舞，画面真的不会违和吗？无解。也许，真的还是随大流好吧？

也曾自己找来流行曲目的谱子练习，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是曲子里少了点文化的积淀，还是筝上多了些历史的沉重？多日后，自觉流行曲目似能接受，又有些许不安，寻至恩师，请教。你既喜欢那些古典曲目，何不遵从自己的内心？别人的三言两语有多重要？用得着你放弃自己的内心？古筝本就是以专业曲目为主，流行曲目自可以练练，无妨，如此罢了。

何必如此看重他人的几句无心之语？何必

动摇自己的初心？何必为外界所扰？

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重又坐于琴前，收起流行曲目的谱子，“待我何时想练了，再拿出来吧。”于心底轻声对琴谱说道，“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很喜欢你的，不过不是现在罢了。”

端坐，抬手，轻拨。仿佛看到那座高大巍峨的山，屹立在那儿，几千年，几万年，沉默着积累自己，顶天立地，只为守那一颗初心，亘古不变。是战士，战于变化无常的世界，用恒心，用毅力，只为证明自己。山脚是流水，从小溪流汇聚成汪洋大海。在流淌，在侵蚀，在变化，谁也不知道刚开始时它是一滴露水还是一洼泥潭。它只是流着，流入了大海，再从云上流回来……是高山也好，是流水也罢，遵从自己的内心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而无需去在意他人的言论，不必为外界所扰，如此，一颗初心才会永远崭新，永远保鲜，不变质，不褪色。

最喜欢《水浒传》中的鲁智深那样豁达，那样大气，那样率真，那样随心随性……在他圆寂之时，施耐庵附诗：“平生不修善果，只爱杀人放火。……钱塘江上潮信来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”

## 暮色(外二首)

□萧萧

竖起耳朵，鸟翅上的符咒  
开始降落  
一场安宁的雪  
正在抚慰慌乱的心  
  
时光太拥挤了  
以至于我还不能分辨  
天幕垂下的  
是一扇疏漏的屏风  
还是昨夜微温的轻语

掸去灰尘，把自己想  
象成  
一滴皈依的水珠  
人间很小  
走过的街道、小区和  
楼梯  
无非是暮色中  
可以省略的碎影

叶子，落在空空的鸟巢  
  
一片树叶，带着安慰  
落在鸟巢

芬芳一叶



红叶映濠河 李斌

## 殷墟博物苑札记

□陈健全

“中原文化殷创始，观此胜于读古书。”时在深秋，我们离开林州前往安阳。洹河之滨，沃野辽阔，芦荻飞雪，草色渐黄。苍茫间，踏上这片演绎“大禹治水”“妇好请缨”“文王演易”“武王伐纣”“苏秦拜相”“西门豹治邺”“岳母刺字”等故事的中原大地，来到这仅商代就传了“八代十二王”的古都名城，不免想起郭沫若的那句诗句：“洹水安阳名不虚，三千年前是帝都。”

中午，安阳殷墟博物苑的大门前下了车。到底是甲骨文故里，大门就是依甲骨文“门”字的写法而建。门框上雕刻着凤、虎、饕餮和蝉的花纹，两侧浮雕的殷代龙形玉佩彰显我们都是龙的传人。整个苑门，朱墨雕彩，古风浓郁，庄严大方。

穿过草木萋萋的殷墟宗庙宫殿遗址，沿“时空隧道”一步百年，由“近代”步入“殷代”，来到地下博物馆大厅。作为盛极一时的大商邑，殷墟地下文物遗址十分丰富，出土的青铜器、玉器、甲骨卜辞举世闻名，不可胜数。比如，单是代表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的器皿，就有鼎、觚、爵等礼器，铙、铃、钲等乐器，锛、凿、斧、锯、铲等工具，戈、矛、钺、刀、簇等兵器，以及各种装饰品、艺术品等，所以，半天是看不尽的，只能择重观赏。

“问鼎中原”，出土于殷墟的司母戊方鼎，是迄今所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鼎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，而司母辛鼎则是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屏气对视，这鼎好像缩小版的司母戊鼎，长方形口，短沿方唇，立耳，直腹平底，柱状鼎足，予人安稳浑厚之感。鼎腹外壁的兽面纹、雷纹，以及乳钉纹样，夸张而又神秘，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魅力。

透过玻璃橱窗，清晰可见鼎腹内壁“司母辛”三字铭。讲解员很专业，又很耐心，有问有答。她说：“司是祭祀的意思，母是母亲，辛是鼎主人的庙

走马天下

约15万片甲骨文，记有5000多个单字，卜辞10余万条，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天象等。其间，对着一件录入中学历史课本的牛肩胛骨，讲解员说：“这片甲骨片可以说是甲骨片当中的明星，‘一片甲骨惊天下’说的就是它。小小的甲骨片上刻了93个甲骨文，它占卜的内容主要是商王田猎过程当中，是否会遇到灾祸的记录和记载。一共占卜了11次，可见3300年前的商王田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活动形式。”说起来，前年秋，我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过“证古泽今——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文化展”，汉字的本源今秋“豫”见，愈增了解与自信。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、文化的标志，还把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5个世纪。

再到琳琅满目的玉器厅，眼睛简直不够用，步子挪不开了。这里除了神话传说的龙、凤玉饰，更多的是肖生动物玉雕，如虎、象、熊、鹿、猴、马、牛、狗、兔、羊头、鸟、鸽、鱼、蛙、龟、鳖、蝉、蚕等等。与殷商青铜器狞厉之风迥异的是，一个个肖生玉雕形象逼真，极富情趣。如一件作回首状的小鹿，表现出警觉的神情，而头部歪向一侧的螳螂则显得悠闲自在，生动传神，不由对华夏先民的匠心由衷感佩。

不曾想到的是，玉材多为新疆和田玉，这是谜一样的真实存在。凝视间，玉随人类文明的足迹穿越山川大漠，把我的思绪从遥远的西域带回历史深处。殷商疆域广阔，中原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空前繁荣，《诗·商颂》中说，商“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，肇彼四海，四海来假，来假祁祁”。还有，一墓所出的6800多枚海贝，经鉴定为货贝，1件阿拉伯绶贝、2件脉红螺。而海贝产于我国台湾、南海，一条清晰的轨迹标示出商王朝与我国东海、南海海域的联系，这极重要的证据，同样引人遐思。

“日在林中初入暮，风行水上自成文。”出馆，看了车马坑、妇好墓后，行走在洹河北岸芦花飞絮的甲骨文碑林，一片片天书无言诉说着过去，传承在这片黄土地上。